廬陵文鈔/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十　書

廬陵文鈔
卷十一　書
作者：歐陽修　宋

卷十二　論

卷十一·書

與石推官第一書

前歲於洛陽，得在鄆州時所寄書，卒然不能即報，遂以及今，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，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。

修來京師已一歲也，宋州臨汴水，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。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，而譽者無日不聞，若幸使盡識舟上人，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！

凡人之相親者，居則握手共席，道歡欣，既別則問疾病起居，以相為憂者，常人之情爾。若聞如足下之譽，何必問其他乎？聞之欣然，亦不減握手之樂也。夫不以相見為歡樂，不以疾病為憂問，是豈無情者乎？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。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，乃可為憂也。

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，讀之甚善。其好古閔世之意，皆公操自得於古人，不待修之讚也。然有自許太高，詆時太過，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，此事有本末，不可卒然語，須

相見乃能盡。然有一事，今詳而說，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，試先陳之。

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，及有二像記石本。始見之，駭然不可識；徐而視定，辨其點畫，乃可漸通。吁，何怪之甚也！既而持以問人，曰：「是不能乎書者邪？」曰：「非不能也。」「書之法當爾邪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「古有之乎？」曰：「無。」「今有之乎？」亦曰：「無也。」「然則何謂而若是？」曰：「特欲與世異而已。」

修聞君子之於學，是而已，不聞為異也，好學莫如揚雄，亦曰如此。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，考其行，亦不過乎君子，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。行非異世，蓋人不及而反棄之，舉世斥以為異者歟。及其過，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。況今書前不師乎古，後不足以為來者法。雖天下皆好之，猶為不可。況天下皆非之，乃獨為之，何也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？然向謂公操能使人譽者，豈其履中道、秉常德而然歟，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？

古之教童子者，立必正，聽不傾，常視之毋誑，勤謹乎其始，惟恐其見異而惑也。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，以教人為師，而反率然以自異，顧學者何所法哉？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，足下又果為獨異乎！今不急止，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，推其事，罪以奉歸，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，惟幸察之。不宣。

與石推官第二書

前同年徐君行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。時僕有妹居襄城，喪其夫，匍匐將往視之，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，而略陳焉。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，復之以書，然果未能諭僕之意。非足下之不諭，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。僕見足下書久矣，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，何邪？始見之，疑乎不能書，又疑乎忽而不學。夫書，一藝爾，人或不能，與忽不學，時不必論，是以默默然。及來京師，見二像石本，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，如前所陳者，是誠可諍矣，然後一進其說。及得足下書，自謂不能，與前所聞者異，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。然足下於僕之言，亦似未審者。足下謂世之善書者，能鍾、王、虞、柳，不過一藝，己之所學乃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不必善書；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，此皆非也。夫所謂鍾、王、虞、柳之書者，非獨足下薄之，僕固亦薄之矣。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，與嗜飲茗、閱畫圖無異，但其性之一僻爾，豈君子之所務乎？然致於書，則不可無法。古之始有文字也，務乎記事，而因物取類為其象。故《周禮》六藝有六書之學，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。揚子曰「斲木為棋，棁革為鞠，亦皆有

法焉」，而況書乎？今雖隸字已變於古，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，不足師法，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，如母毋、彳亻之相近，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。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，以其方者為圓，而曰我第行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此甚不可也。譬如設饌於案，加帽於首、正襟而坐然後食者，此世人常爾。若其納足於帽，反衣而衣，坐乎案上，以飯實酒卮而食，曰我行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者，以此之於世可乎？不可也。則書雖末事，而當從常法，不可以為怪，亦猶是矣。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，凡僕之所陳者，非論書之善不善，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。若果不能，又何必學，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。

足下又云「我實有獨異於世者，以疾釋老，斥文章之雕刻者」，此又大不可也。夫釋老，惑者之所為；雕刻文章，薄者之所為。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？足下自以為異，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。仲尼曰：「後生可畏，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」是則仲尼一言，不敢遺天下之後生；足下一言，待天下以無君子。此故所謂大不可也。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，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，蓋道當爾，不足恃以為賢也。

屬久苦小疾，無意思。不宣。

與張秀才棐第一書

前日辱以詩、賦、雜文、啟事為贄，披讀三四，不能輒休。

足下家籍河中，為鄉進士，精學勵行，嘗已選於裏、升於府、而試於有司矣，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。然士之居也，遊必有友，學必有師。其鄉必有先生長者，府縣必有賢守長、佐吏，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。今乃越數百里，犯風霜於大國，望官府，下首於閽謁者以道姓名，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，何其勤勞乎！豈由心負其所有，而思以一發之邪？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，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，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？則足下之來也，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？得非磨光濯色，計之熟，卜之吉，而後勇決以來邪？

今市之門旦而啟，商者趨焉，賈者坐焉，持寶而欲價者之焉，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，閑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。洛陽，天下之大市也，來而欲價者有矣，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。予居其間，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，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，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。今足下之來，試其價，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，而反以及予。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，雖知貪於所得，而不知有以為價也。

故辱賜以來，且慚且喜，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，姑道此以為謝。

與張秀才第二書

前日去後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，反復讀之，若《大節賦》、《樂古》、《太古曲》等篇，言尤高而志極大。尋足下之意，豈非閔世病俗，究古明道，欲援今以復之古，而翦剔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，甚有志者也。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，舍近取遠，務高言而鮮事實，此少過也。

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，為道必求知古，知古明道，而後履之以身，施之於事，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，以信後世。其道，周公、孔子、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；其文章，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。及誕者言之，乃以混蒙虛無為道，洪荒廣略為古，其道難法，其言難行。孔子之言道曰：「道不遠人。」言中庸者，曰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又曰「可離非道也。」《春秋》之為書也，以成、隱讓而不正之，傳者曰「《春秋》信道不信邪，」謂隱未能蹈道。齊侯遷衛，書「城楚丘」，與其仁不與其專封，傳者曰「仁不勝道」。凡此所謂道者，乃聖人之道也，此履之於身、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，豈如誕者之言者邪！堯、禹之《書》皆曰「若稽古」。傅說曰「事不師古」，「匪說攸聞」。仲尼曰「吾好古，敏以求之者」。凡此所謂古者，其事乃君臣、上下、禮樂、刑法之事，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！此君子之所學也。夫所謂舍近而取遠云者，孔子昔生周之世，去堯、舜遠，孰與今去堯、舜遠也？孔子刪《書》，斷自《堯典》，而弗道其前，其所謂學，則曰「祖述堯舜」。如孔子之聖且勤，而弗道其前者，豈不能邪？蓋以其漸遠而難彰，不可以信後世也。今生於孔子之絕後，而反欲求堯、舜之已前，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。唐、虞之道為百王首，仲尼之歎曰「蕩蕩乎」！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。及夫二《典》，述之炳然，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。其嚴若天，然則《書》之言豈不高邪？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，平百姓，憂水患，問臣下誰可任，以女妻舜，及祀山川，見諸侯，齊律度，謹權衡，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。孔子之後，惟孟軻最知道，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，畜雞豚，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。夫二《典》之文，豈不為文？孟軻之言道，豈不為道？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，蓋切於事實而已。今學者不深本之，乃樂誕者之言？思混沌於古初，以無形為至道者，無有高下遠近。使賢者能之，愚者可勉而至，無過不及，而一本乎大中，故能亙萬世，可行而不變也。今以謂不足為，而務高遠之為勝，以廣誕者無用之說，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。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，以及乎中，則庶乎至矣。凡僕之所論者，皆陳言淺語，如足下之多聞

博學，不宜為足下道之也。然某之所以云者，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，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？幸足下少思焉。

與荊南樂秀才書

修頓首白秀才足下。前者舟行往來，屢辱見過。又辱以所業一編，先之啟事，及門而贄。田秀才西來，辱書；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，比又辱書。僕有罪之人，人所共棄，而足下見禮如此，何以當之？當之未暇答，宜遂絶，而再辱書；再而未答，宜絶，而又辱之。何其勤之甚也！如修者，天下窮賤之人爾，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？蓋足下力學好問，急於自爲謀而然也。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，此似有所過聽也。

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，學爲詩賦，以備程試，凡三舉而得第。與士君子相識者多，故往往能道僕名字，而又以遊從相愛之私，或過稱其文字。故使足下聞僕虛名，而欲見其所爲者，由此也。僕少孤貧，貪祿仕以養親，不暇就師窮經，以學聖人之遺業。而涉獵書史，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，皆穿鑿經傳，移此儷彼，以爲浮薄，惟恐不悅於時人，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。然有司過采，屢以先多士。及得第已來，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，始大改其爲，庶幾有立。然言出而罪至，學成而身辱，爲彼則獲譽，爲此則受禍，此明效也。夫時文雖曰浮巧，然其爲功，亦不易也。僕天姿不好而強爲之，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，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，順時故也。先輩少年志盛，方欲取榮譽於世，則莫若順時。天聖中，天子下詔書，敕學者去浮華，其後風俗大變。今時之士大夫所爲，彬彬有兩漢之風矣。先輩往學之，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，如其至之，是至齊肩於兩漢之士也。若僕者，其前所爲既不足學，其後所爲愼不可學，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，爲此也。

在《易》之《困》曰：「有言不信。」謂夫人方困時，其言不爲人所信也。今可謂困矣，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？辱書既多且切，不敢不答。幸察。

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

修頓首再拜啟。急腳至，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，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。戎狄侵邊，自古常事，邊吏無狀，至煩大賢。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，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，退誇於人以為榮耀。至於遊談、布衣之賤，往往竊讬門下之名。矧今以大謀小，以順取逆，濟以明哲之才，有必成功之勢，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，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，得托附以成其名哉！況聞狂虜猖蹶，屢有斥指之詞，加之輕侮購募之辱，至於執戮將吏，殺害邊民，凡此數事，在於修輩尤為憤恥，每一思之，中夜三起。不幸修無所能，徒以

少喜文字，過為世俗見許，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？若夫參決軍謀，經畫財利，料敵制勝，在於幕府苟不乏人，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，有不待修而堪者矣。由此始敢以親為辭。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，非修所好，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，自及第，遂棄不復作。在西京佐三相幕府，於職當作，亦不為作，此師魯所見。今廢已久，懼無好辭以辱嘉命，此一端也。

伏見自至關西，辟士甚眾。古人所與成事者，必有國士共之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，士雖貧賤，以身許人，固亦未易。欲其盡死，必深相知，知之不盡，士不為用。今奇怪豪傑之士，往往蒙見收擇，顧用之如何爾。然尚慮山林草莽，有挺特知義、慷慨自重之士，未得出於門下也，宜少思焉。若修者，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，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。幸察。

答祖擇之書

修啟秀才。人至，蒙示書一通，並詩、賦、雜文、兩策，諭之曰：「一覽以為如何？」某既陋，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，又其少賤而長窮，其素所為，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。亦嘗有人問者，以不足問之愚，而未嘗答人之問。足下卒然及之，是以愧懼不知所言。雖然，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，意厚禮勤，何敢不報。

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，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篤敬，篤敬然後能自守，能自守然後果於用，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。三代之衰，學校廢。至兩漢，師道尚存，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。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，後世莫及者，其所從來深矣。後世師法漸衰，而今世無師，則學者不尊嚴，故自輕其道。輕之則不能至，不至則不能篤信，信不篤則不知所守，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。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，以希祿利為急，至於忘本趨末，流而不返。夫以不信不固之心，守不至之學，雖欲果於自用，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，又況有祿利之誘，刑禍之懼以遷之哉！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，由此也。

足下所為文，用意甚高，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，直欲自到於古人。今世之人，用心如足下者有幾？是則鄉曲之中，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？交遊之間，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？學不師則守不一，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。足下之言高趣遠，甚善，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，此其病也。竊惟足下之交遊，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，今皆舍之，遠而見及，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，此古君子之用心也，是以言之不敢隱。夫世無師矣，學

者當師經。師經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則心定，心定則道純，道純則充於中者實，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，施於事者果毅。三代、兩漢之學，不過此也。

足下患世未有合者，而不棄其愚，將某以為合，故敢道此，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。

答李大臨學士書

修再拜。人至，辱書，甚慰。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，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。修在滁之三年，得博士杜君與處，甚樂，每登臨覽泉石之際，惟恐其去也。其後徙官廣陵，忽忽不逾歲而求潁，在潁逾年，差自適，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，未嘗輒一日忘於心也。

今足下在滁，而事陳君與居。足下知道之明者，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，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，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，必與賢者共，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。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，而有小異者。修不足以知道，獨其遭世憂患多，齒髮衰，因得閑處而為宜爾，此為與足下異也。不知足下之樂，惟恐其去，能與修同否？況足下學至文高，宜有所施於當世，不得若某之戀戀，此其與某異也。

得陳君所寄二圖，覽其景物之宛然，復思二賢相與之樂，恨不得追逐於其間。因人還，草率。

答徐無黨第一書

修白。人還，惠書及《始隱書論》等，並前所記《獲麟論》，文辭馳騁之際，豈常人筆力可到？於辨論經旨，則不敢以為是。蓋吾子自信甚銳，又嘗取信於某，苟以為然，誰能奉奪？凡今治經者，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，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。今於經外又自為說，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，不若沙土盡去，則水清而明矣。

魯隱公南面治其國，臣其吏民者十餘年，死而入廟，立謚稱公，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？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凡與諸侯盟會、行師、命將，一以公書之，於其卒也，書曰「公薨」，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？據《經》，隱公立十一年而薨，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，公羊、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跡，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？仲尼曰「吾其為東周乎」，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，何相反之甚邪！故某嘗告學者慎於述作，誠以是也。

秋初許相訪，此不子細，略開其端，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。不宣。

答宋咸書

修頓首白：州人至，蒙惠書及《補注周易》，甚善。

世無孔子久矣，六經之旨失其傳，其有不可得而正者，自非孔子復出，無以得其真也。儒者之於學博矣，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，以求千歲失傳之繆，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，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，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，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！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，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，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。使學者名極其所見，而明者擇焉，十取其一，百取其十，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，然聚眾人之善以補緝之，庶幾不至於大繆，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。然則學者之於經，其可已乎？

足下於經勤矣，凡其所失，無所不欲正之，其刊正補緝者眾，則其所得亦已多矣。修學不敏明，而又無強力以自濟，恐終不能少出所見，以補六經之萬一，得足下所為，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。

答吳充秀才書

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。前辱示書及文三篇，發而讀之，浩乎若千萬言之多，及少定而視焉，才數百言爾。非夫辭豐意雄，霈然有不可禦之勢，何以至此！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，此好學之謙言也。修材不足用於時，仕不足榮於世，其毀譽不足輕重，氣力不足動人。世之欲假譽以為重，借力而後進者，奚取於修焉？先輩學精文雄，其施於時，又非待假譽而為重、借力而後進者也。然而惠然見臨，若有所責，得非急於謀道，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？

夫學者未始不為道，而至者鮮焉。非道之於人遠也，學者有所溺焉爾。蓋文之為言，難工而可喜，易悅而自足。世之學者往往溺之，一有工焉，則曰：「吾學足矣。」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，曰：「吾文士也，職於文而已。」此其所以至之鮮也。昔孔子老而歸魯，六經之作，數年之頃爾。然讀《易》者如無《春秋》，讀《書》者如無《詩》，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！聖人之文雖不可及，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。故孟子皇皇

不暇著書，荀卿蓋亦晚而有作。若子雲、仲淹，方勉焉以模言語，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。後之惑者，徒見前世之文傳，以為學者文而已，故愈勤而愈不至。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，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，道未足也。若道之充焉，雖行乎天地，入於淵泉，無不之也。

足下之文浩乎霈然，可謂善矣。而又志於為道，猶自以為未廣，若不止焉，孟、荀可至而不難也。修學道而不至者，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，因吾子之能不自止，又以勵修之少進焉。幸甚。

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

某聞傳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君子之所學也，言以載事，而文以飾言，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見於後世。

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善載事而尤文者，故其傳尤遠。荀卿、孟軻之徒亦善為言，然其道有至有不至，故其書或傳或不傳，猶係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。其次楚有大夫者，善文其謳歌以傳。漢之盛時，有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相如、揚雄，能文其文辭以傳。由此以來，去聖益遠，世益薄或衰，下迄周、隋，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，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，故百不傳一。幸而一傳，傳亦不顯，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。

甚矣，言之難行也！事信矣，須文；文至矣，又係其所恃之大小，以見其行遠不遠也。《書》載堯、舜，《詩》載商、周，《易》載九聖，《春秋》載文、武之法，《荀》、《孟》二家載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者，楚之辭載《風》、《雅》，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、文物之盛以為辭。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，則其言之不純信，其傳之不久遠，勢使然也。至唐之興，若太宗之政、開元之治、憲宗之功，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，其詞或播樂歌，或刻金石。故其間巨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，恃其所載之在文也。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，則其傳也章；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，則其傳也不章。

某不佞，守先人之緒餘。先人在太宗時，以文辭為名進士，以對策為賢良方正，既而守道純正，為賢待制，逢時太平，奮身揚名，宜其言之所載，文之所行，大而可恃以傳也。然未能甚行於世者，豈其嗣續不肖，不能繼守而泯沒之，抑有由也。

夫文之行雖係其所載，猶有待焉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待仲尼之刪正。荀、孟、屈原無所待，猶待其弟子而傳焉。漢之徒，亦得其史臣之書。其始出也，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；其既歿也，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。其為之紀次也，非其門人故吏，則其親戚朋友，如夢得之序子厚，李漢之序退之也。伏惟閣下學老文巨，為時雄人，出入三朝，其能望光輝、接步武者，惟先君為舊，則亦先君之所待也，豈小子之敢有請焉。謹以家集若干卷數，寫獻門下，惟哀其誠而幸賜之。

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

某聞古者堯、舜、禹之為君也，有皋、夔、益、稷之徒者為其臣。而湯之王也，亦有仲虺、伊尹者。周之始興也，有周公、召公；其復興也，有方叔、召虎、申甫之徒。下而至漢，其初也功臣尤多，再稱善相者曰蕭、曹，其後曰丙、魏。唐之始則曰房、杜，既而曰姚、宋者，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，而卓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。

夫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所美，莫大乎堯、舜、三代，其後世之盛者，莫盛乎漢與唐。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，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。故每一讀其書，考其事，量其功，而想乎其人，疑其瑰傑奇怪若神人，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。夫其人已亡，其事已久，去數千百歲之後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，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，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。況得身出於其時，親見其所為，而一識其人，則雖奔走俯伏，從妾圉，執鞭朴，猶為幸歟！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。

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，禮樂文章，可謂太平，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，往往而出，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，宜為幸矣，又何必忽近以慕遠，違目而信耳，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！然其實有若不幸者。

某生也少，賤而愚，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，愚故不能與於事，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，而欲一往識之，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。噫！古之君子在上，不幸而不得出其間。今之君子在上，幸而親見矣，又以愚賤見隔，而莫可望焉，是真可閔歎也已。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者，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幹進於左右者，試一陳之。

先君之生也，好學勤力，以孤直不自進於時。其晚也，始登朝廷，享榮祿，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，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，則相公之於楊氏，不為無恩矣。某不肖，莫能繼大先君之世，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闇人，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。然而不詢於長者，不

謀於蓍龜，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，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，雖及門而獲罪，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！

言狂計愚，伏惟聰明幸賜察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